

汝湖玉米挺起腰

□肖建国

国潮驮起城乡梦，汝湖玉米挺起腰。

元旦来临前，惠州汝湖镇在汝湖文体广场举行第三届玉米节系列活动之国潮风尚·汝湖之夜，上千名群众慕名而来，我也有幸被邀请。“千人玉米宴，撞上国潮夜”，不善言诗的我，忽地就来了这句顺口溜。

对于汝湖，我是深有感情的。20年前，我在汝湖镇任资料员，我一个兄弟就在汝湖镇写材料。两个小镇，一南一北，同属惠州地区。双休若有空，这位兄弟便会坐公交车“咣当咣当”来我宿舍小聚。谈写作，谈种植甜玉米。他谈得眉飞色舞，激情澎湃。于是，这个小镇就在我心里扎根。2004年，汝湖镇被惠州市政府授予“甜玉米之乡”称号。自此，我由人及镇，再由镇及物，开始关注甜玉米的发展。如今，汝湖举办第三届玉米节系列活动，有幸被邀，焉有不來之理。

车过东江，从市政府门口驶上惠民大道，就进入汝湖镇。该镇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有独特的“江湖”地位。东江江岸线38公里，庙滩、白鹭湖两座大型水库雄踞其中，足可傲视鹅城。渔歌唱晚，群山呼应，西流的江水带来“东江商埠”之美誉。

为保护母亲河两岸的生态环境，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汝湖镇虽然土地广阔，但在发展工业上慎之又慎，转而集

中精力做好“农”字文章。打造甜玉米之乡，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喷薄而出。

这次玉米节的主场区，就设在镇政府对面的文体广场内。正前方是表演舞台，大型超清显示屏上，播放着甜玉米生长的过程。从播种、成苗到吐穗、结果，东江河畔一片葱郁。欢快的劳动，喜庆的音乐，在闪耀的霓虹灯中，仿佛使人身临其境，倍受震撼。台下，130多张圆桌依次摆开。桌上放有一菜一汤。菜是盆菜，由“城府深沉”的砂锅炖着。里面层层叠叠，堆满了鸡、鸭、鱼、肉、腐竹、萝卜、香菇等乡间原味食材。一层一寓意，一层一味美。越往盆底去，滋味越鲜美。十个人就着一盆菜，吃不完，真的吃不完。汤是玉米排骨汤。一端上来，玉米的清香便荡漾开来，与夜色融为一体，随晚风弥漫在小镇的上空，沁人心脾。

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台上艺术家们载歌载舞，尽情展现毕生的才华。台下座无虚席，千人共聚一起，共品一盆菜肴，共庆2023年岁末“团聚饭”。魅力四射的激情，让寒冷不敢过来，让温暖常驻胸怀。

嚼着玉米棒子，手中有余香，口内有甘甜。对玉米的回忆，也丝丝缕缕蔓延开来。

我是农民，深知种植玉米的辛苦。当种子播下去时，农民就像照顾孩子一样，操心着它的成长。浇水、

施肥、除草、打药，每一个步骤都细心呵护，生怕它受虫害而枯萎，受天灾而夭折。即便风调雨顺，玉米们茁壮成长，收割也是一场艰辛的劳作。钻进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掰苞米，酷热难耐不说，那横七竖八的玉米叶子像刀片一样，会在不经意间，刮伤你的脸庞、脖子和手臂，道道血痕渗入汗水，确实让人疼痛不已。

玉米入仓，虽是粗粮，其作用不可小觑。北方老家，早餐喝的是玉米糁子，也叫玉米粥。糁子熬到火候特别香，这就需要一定技巧。开水上锅，小火慢煮，待玉米油从四周聚集到锅心，就可暗火收浆。糁子熬好，满屋飘香。不用小菜，就能喝上两大碗。中午，常见有玉米饼，有时会兑上面粉，吃起来特别有嚼劲。最难忘的是爆米花。一碗金果丢进去，嘭出一袋胖娃娃。香脆酥甜，老少皆宜。古人有诗云：东入吴门十万家，家家爆谷卜年华。就锅排下黄金粟，转手翻成白玉花。这首诗不仅把爆米花的过程写得很美，而且洋溢着生活的情趣。

汝湖种植甜玉米，不仅仅是当口粮，更重要的是抢市场。20年前，市场行情好，一根玉米棒子可以卖到1.5元，每亩产量可达一千公斤，一年两造，就有六千块钱的收入。这在当时，比种水稻和其他经济作物强多了。在丰厚的利润面前，农民的双眼特别雪亮，不用特别推广，家家户户

种苗忙。据统计，最高峰时期，汝湖种植甜玉米达4万多亩。后来甜玉米的价格走低，周围很多乡镇不再种植，只有汝湖还在坚持。

如今一年四季，走进汝湖的乡村，仍然能见到绿油油的玉米在顽强生长。它们亭亭玉立，茎秆粗壮，叶片修长，如同在大地上耕作的农民一样，气宇轩昂，自信满满，英姿飒爽。

我曾走访过一些种植大户，问他们为何还愿意种玉米，他们的回答很朴实，也许是一种习惯，也许是一种想念。不种，总感觉生活中好像少点什么。就是这种坚持，让汝湖“甜玉米之乡”的招牌保存下来。逢到好年景，价格上扬，种玉米的人家就多收入一些。年景差，市场疲软，自家的餐桌常有玉米飘香，给平淡生活增添一些甜蜜和希望，这也是一种幸福。其实，细品玉米，就会觉得它像北方的爷们一样，内敛、稳重、仗义、顽强。不论土地多么贫瘠，只要有雨露阳光，哪怕落在石头缝里，它也会为你奉献一枚金黄。

汝湖镇的历届领导者，也敏锐感觉到，仅靠甜玉米一枝独秀，很难写好“农”字文章。留住乡愁，讲好乡村故事，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才能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才能让甜玉米挺起腰杆来歌唱。

2021年11月，汝湖首届金秋玉米节在丰收的田野里唱响。掰苞米、

窑番薯、搞研学、吃家宴、办集市，三产融合，你方唱罢我登场。沉寂多年的甜玉米，在文化基因的注入下，精神抖擞，焕然一新，成为广大市民饭依自然的打卡地。喜看绿影千重浪，遍地倩影下夕阳。

随着第一届玉米节的广泛传播，2022年8月，汝湖镇“玉米节”再战市场。除常规活动外，还为单身男女搭建一个交友舞台，让郎情妾意在甜玉米的见证下，开花结果，喜结良缘。

这是，是第三届了。整个活动持续数天，主线就是以玉米为媒，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将乡村振兴综合示范带、精品村、特色景观节点串联起来，着重开展马拉松、骑行、徒步等特色文体旅活动，促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升级。试想，在铿锵的锣鼓声中，在欢呼雀跃的游人面前，汝湖镇的甜玉米该多骄傲啊！它们有自己独特的节日，有与众不同的文化品位。成长有诗意，成果有分享，一生有余香，它们能不挺起自信的胸膛吗？

此时，舞台上正在表演《唱唱我们的新汝湖》。东江美，白鹭飞，汝湖处处有传奇。舞草龙，唱渔歌，村村振奋喜洋洋——

歌声随风飘荡，飘过村庄，飘过田野，飘向那一垄又一垄的玉米地间，山湖响应，层林尽染。日子便在歌声中，牢牢烙印上了玉米的清香。

(接上期)

第二章

运宝差丁葬鱼腹 撑船兄弟发横财
咸丰四年(1854年)七月十八日，沙坳村人声鼎沸，锣鼓喧天，翟火姑义军在沙坳官桥围杀牲誓师。翟火姑自封为元帅，何亚黄封为平东王，陈吉胜封为平西王，公开亮出了“大元帅翟”“平东王何”“平西王陈”的旗号，下封飞龙、飞虎等将军旗，分率千余部卒，用花色旗帜作为军旗。

起义军宣称“马安府，三栋县，官桥沙坳皇帝殿”，以官桥吴氏宗祠作为聚众议事之殿堂，在沙坳建炮台，在官桥围筑城挖护城河，开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护城河全长600米，恰好环绕官桥围一周，河面宽5至8米，河床深1.5米。河堤两岸种有杂树翠竹，河中的水与村前溪水相通。

起义之初，这支义军的人马虽然不多，仅千余人，但他们杀贪官污吏，破反动民团，惩土豪劣绅，受到各乡农民的踊跃响应。他们“裹红巾，袒而搏战者，连村千百为群”，影响深远。

义军在距归善城区一二十公里的三栋、沙坳、冷水坑等地活动。知府派官兵前往三栋剿捕，翟火姑率众撤往梁化水出口之三角洲，会同李先、罗亚添合攻洗米塘、马安，再返沙坳、林村、冷水坑、上马庄等乡，招兵买马，响应者众，举事仅十天，义军就发展到一万多人，翟火姑遂率众攻打归善县城。义军先向归善县城南门进攻，但城南炮台官兵强捍，炮火猛烈，顷刻间攻城者十余人毙命。翟火姑即令转攻东门，用竹梯强行攀城，又遇守城官兵兵矢石器火齐下，义军未能攀上城墙。相持至中午，守城官兵组织敢死队冲出城门，斩首十余人，翟火姑军大溃，退回马安。当日归善县城守城官兵仅有二三百人，城墙亦单薄，但却能将翟火姑部打败，故当时流传有“纸城铁人”之说。

翟火姑率部退回马安后，让队伍进行休整。此时，队伍已发展到一万五千多人，这些人的吃喝用度，需要相当多的银两，而义军在各地土豪劣绅处抢掠来的钱财，此时已所剩无几，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了。

一日，翟火姑和何亚黄、陈吉胜等几位头领正在厅内议事，军需官来报，说队伍的粮食只够维持几天了。翟火姑看看几位头领，何亚黄摇摇头，说他无计可施。陈吉胜说，不行就再攻打一些乡镇，抢他几个大户喽。其他几位头领也表示他们是一筹莫展。翟火姑突然灵光一闪，想起了当年他在石龙追随何六起义时，何六曾命他解押一批黄金珠宝，运往广州充作军饷。但那批东西装船后，却传来何六进攻广州失败被杀的消息。翟火姑遂将这批东西寄存在石龙那位船家家里，独自逃回了惠州。现起义军正缺军饷，这些东西岂不是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于是他即刻挑选出几位年轻力壮的兄弟，为首的姓马名修。翟火姑修书一封，交给马修他们，交代了联络暗号，命他们速速前往石龙，收回那批东西。

马修和几位兄弟到了石龙，根据翟火姑提供的路线图，找到了那一段河道。

碧水蓝天下，那河流如一条绿带从东方逶迤而来，微风细浪，轻舟扬帆，水鸟翩飞……在一处僻静的河湾，一叶小舟停靠着十来艘货船。马修他们一一问过去，终于找到了那位叫黄秋海的船老大。

几位兄弟在岸边站定，马修拱手施礼，问：“请问老大，贵船往何处去？”

黄秋海回礼，答：“往太平圩而去。”

马修又问：“几时开船？几时到港？”

黄秋海答：“腊月二十开船，正月初五到港。”

“要经过什么地方？”

“经过惠州府石城县观音山虎足坑。”

这一问一答，是天地会等东江会党内部使用的暗语。由于东江会党是秘密的非法组织，不能在社会上公开活动，于是创造了各种暗号和暗语，作为会党之间的联络手段。一个会党成员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只要使用会党内部的暗语，就可以与这个地方的会党联系上，以后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经过这一串暗语对话，马修他们确认这位船家就是要找的人，黄秋海亦知道来者是自家人，于是请他们几位兄弟一起上船用茶。

大家分宾主坐定，双方寒暄了几句后，黄秋海拱手道：“请问兄弟远来，不知有何贵干？”

马修忙拱手回应：“哪里，哪里，遵照我家老爷吩咐，来贵处提那批货，实在有劳船家老大了！”说完，把翟火姑的信札递上。

黄秋海拿过信札细细阅后，又问：“还有何为证？”

马修答：“有诗，曰：广东洪竹世同稀，林中六七十二；天下无人知此意，举手动竹便知机。”

黄秋海再问：“有联无？”

答：“有联一副：福建厦门大忠堂，广东惠州海堂寺。”

黄秋海闻言，高兴地站起来说：“可把你们盼来了！近来风声很紧，我真怕翟大哥寄存的这批货闹出毛病。好，你们过来。”说完黄秋海带着马修几位步船尾，把一个暗仓打开。马修等放眼看去，只见舱底并排放着四个上了锁并贴有封条的箱子。

黄秋海道：“好，东西就交给你们了。一副担子从心头卸下，我可以睡个安生觉了！”

马修他们接收了这批货后，兴高采烈地雇了船逆东江而上，按计划将这批货运回去向翟火姑交差和领赏。（待续）

烟雨东江
(四)

□牟国志



云蒸霞蔚熙祥瑞

李昊天 摄

同构·戏仿·人性
——阿社“病人生”系列小小说论略

□伍世昭

阿社的“病人生”系列小小说由十六个作品组成。每个作品以一种常见的生理疾病为意象结构故事，而每个故事则指涉相应的精神人格病象的揭示。作者的这种叙事策略及其相关的写法已为一些论者所概括，本文只想从几个关键词出发，就论者忽视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

第一个关键词是“同构”。所谓同构，也称作“同形”，乃指“事物与事物或认识与对象在结构方面的一致性”(知网百科)，对应性和一致性是其存在的底层逻辑。同构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已被广泛运用于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批评当中。阿社的“病人生”系列小小说就是借用这一叙事策略创作完成的，即是说他表面上写的是生理病症，实际上指涉的则是时代精神结构。而正是在同构的张力中，在生理病症此岸和社会或人性病象彼岸之间的无缝对接中，小说完成了思想的传达。有意思的是，同构作为一种具体的写法还被作者运用于一些小说文本当中。比如在《耳聋》中，治好了耳聋的五根很快就后悔了，其原因在于有声的世界让他感到极度失望；与此同时他也明白了治好他的重写。在原来的故事当中，那扇临街的窗是潘金莲私通西门庆的一个通道，而由此引发的悲惨结局已为读者所熟知。而在《记忆力衰退》中，推开窗将装着胭脂的小罐子随手往窗外

说，这种概括也只适用于《肥胖症》等少数几个作品，绝大多数作品中的生理病症与精神病象之间则缺乏隐喻所强调的那种关系。

第二个关键词是“戏仿”。所谓戏仿，简单地说，是在一个文本中借用其他文本，并通过这种借用以实现特定的创作意图的一种手段。在阿社的“病人生”系列小小说中，戏仿手法的运用是大量存在的。小到一二句语或一二行诗句；大到一个故事甚至是文体写法，如《说谎》对《水偶奇遇记》中匹诺曹童话故事的反向改写，《肥胖症》对科幻小说文体形式的借用，都说明了这一事实。作者的这种多向戏仿，给读者的感受也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有关书卷气，能在有限的篇幅中最大程度地感染读者。其次是幽默诙谐，让人忍俊不禁。如《感冒》在写到一对恋人关于打喷嚏表示对方在想你还是你在想对方的争论时对《诗经》等的引用，固然有向经典致敬的意思，但用在打喷嚏这种问题上，则多少有些打趣的意味了。再次是更深层次的审美感受。这里要特别提及《记忆力衰退》对《水浒传》中武大郎与潘金莲故事的重写。在原来的故事当中，那扇临街的窗是潘金莲私通西门庆的一个通道，而由此引发的悲惨结局已为读者所熟知。而在《记忆力衰退》中，推开窗将装着胭脂的小罐子随手往窗外

抛去的“女人”的结局却有了多种可能性。在这里，结局究竟是什么已无关痛痒，重要的是重构故事结局所带来的审美快乐。

第三个关键词则是“人性”。大多数论者将阿社“病人生”系列小小说的主题意蕴概括为时代病症、社会病象或精神困境的揭示，这虽有一定道理，但仍嫌过于笼统不够精准。如果改称为社会或时代背景下的人性的畸变，则可能更符合作品的原意。我们甚至用不着多举例，只要读者认真读过“病人生”系列中的每一个作品，就不会对此提出异议。《脱发》《近视》《狐臭》《脚气》《乙型肝炎》《臆想症》《说谎》不用多说，有些看起來与人性的揭示并无直接关联的作品，如《腰椎间盘突出》《肥胖症》《尿床》等，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性的问题。如《尿床》看似写的是社会环境给人造成的精神压力，但主人公菜头先前的压抑和后来的反思与回归都可以归结为人性异化与否的问题。人性异化的结果是正常人变成了非正常人，而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本原因除了人自身外，还可以从时代和社会中去寻找蛛丝马迹。我们在讨论“正常人”或“非正常人”这两个概念之时，其实也就是在领悟阿社小小说思想价值之时。

(编者注：阿社，本名王仕伟，陆丰甲子人，广东省作协会员，现居惠州。)